

■新作聚焦

# 张平长篇小说《换届》:

## 政治生活文学表达的新视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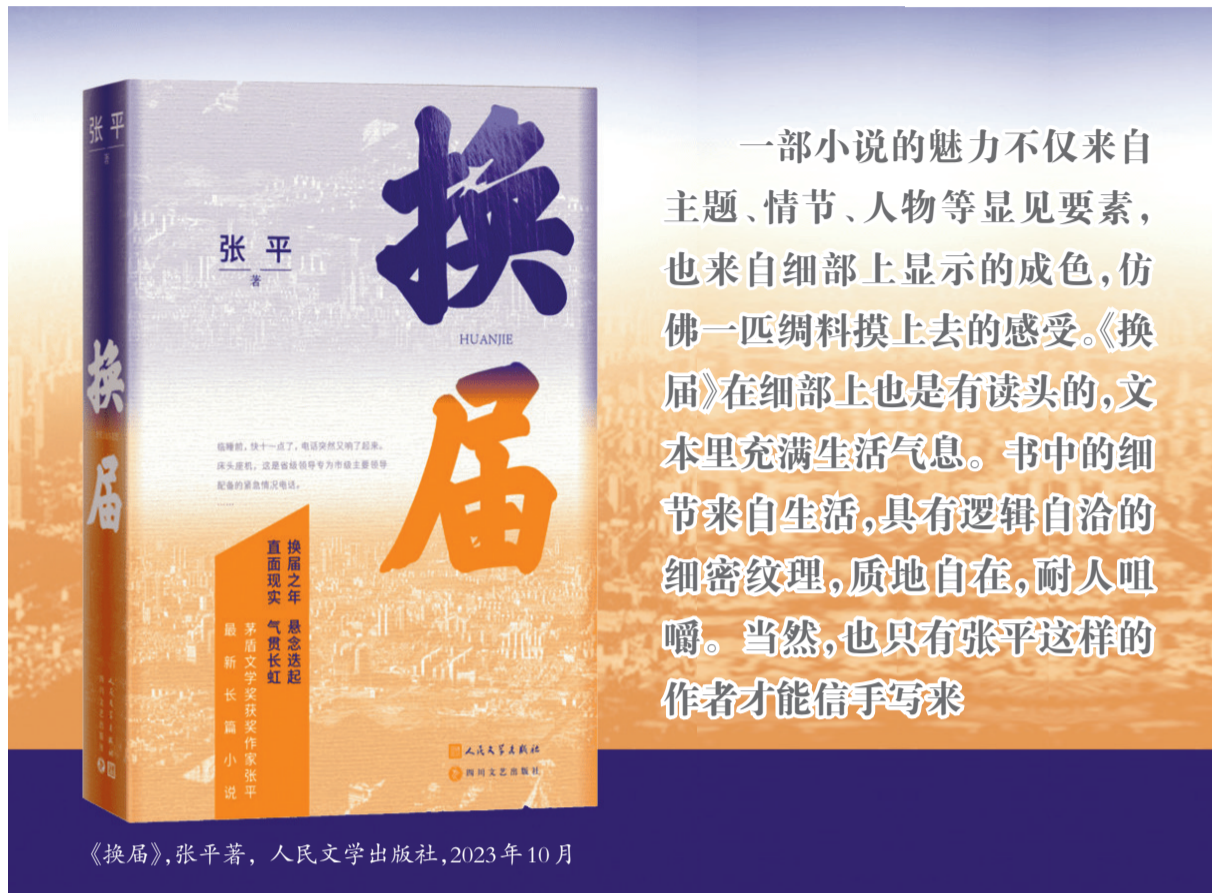
□胡平

在中国,像张平这样在省政府有过实际工作经验的作家较为少见,他的特殊经历为其创作带来某种得天独厚之处,能够展现一般作者难以企及的视野与景观,高屋建瓴,气度不俗。他不断攻坚,近作《换届》又开辟新境界,可称为一部主题激动人心、情节震撼人心、人物摄人心魄的长篇小说。

小说《换届》中干部官员形象众多,考察下来没有发现一个腐败分子,但新形态展示中的现实冲突仍然严峻。为了准备迎接中央领导视察,年轻副省长杨鹏受命提前到临锦市考察转型综改、安全生产和中小学教育等工作状况,发觉这里虽然一切按部就班、风平浪静,却隐藏着另一种无形的腐蚀,即躺平和不作为。长此已久,假话、套话、空话横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泛滥,讲真话、干实事却常常惹来麻烦。而杨鹏是个颇有正气的省级干部,他逐渐看清了市里一些官员的扭曲心理,坚持深入基层,获取第一手资料,在察觉特大洪水即将来临之际发出警报,勇于担当,做出一系列正确判断,避免了临锦市陷于一场空前灾难。事后,临锦市委书记徐帆和市长程靳昆均在换届前被免职。显然,小说涉及的这一场严肃的官场斗争是新型的,具有明确的现实指向,也是其它同类作品较少触及的,反映出作者敏锐的政治眼光和勇于直面现状的写作态度。倘若人们阅读此书后能被唤起广泛共鸣,最终有助于促进改善社会生态,那么这部小说可称为介入现实的重要作品。

小说《换届》的情节引人入胜,由静水微澜到波涛起伏到惊涛骇浪环环相扣,从未松懈。作者精心设置时间节点,将考察、换届、防洪三件大事重叠展开,其间悬念丛生。因此,全作始终保持着扣人心弦的张力,使读者时时感到紧张和陌生,不忍释卷——这就是情节的力量。杨鹏无疑是作者精心刻画的中心人物,是正直与良知的化身,寄托着作者坚定的价值观。但作者并不想使他概念化,落入“越是完美越苍白”的窠臼,而是将他绘写为一位有弱点、有软肋、有成长,最终实现英雄之举的省级官员,使人们感到十分真实与亲切。在这里,已体现出文艺创作在英雄叙事上数十年来取得的最大进步。小说中,杨鹏在同级干部中显出年富力强、学历高、有书卷气,而一些地方干部未必愿愿把他当回事。实际上,刚下来时杨鹏自己也还缺乏自信,容易妥协。他在路上遇交通事故被堵三个小时,后得知市里在处理事故中违反规定息事宁人,也没有明确表示异议。此后,水利局长张亚明等要向他汇报工作,徐帆书记明确表示同意,事后他却偶然获知那时徐帆已与程靳昆内定将张亚明等敢于“越级报告”官员就地免职,造成了他与几个已被卸去职务的干部交谈良久,情形不免荒诞。这显然深深刺激了他,他开始发挥能量,毫不留情予以反击,又在急需用人之际强令市里恢复几名干部的实权,扭转了抗灾大局,使人们对他的刮目相看。这就是张平笔下一个个年轻干部的成长,同样具有戏剧性。在那段极为特殊的日子,于严重事态压迫之下,这位副省长的进步和升迁是急速和令人信服的。

再深入下去,作者也发掘至主人公的内在动机。书里并不回避某些现实,如杨鹏也面临换届,也想升迁,那也是一种进步。他能意识到,自己在临锦的表现,会直接在上级的目光之下,这使他力量倍增——这一点写得很是实在。但作者更重笔书写出,作为知识分子干部,他做人是有原则和底线的,他把恪尽职守、为民众谋取利益放在首位,而这种真正“干实事”的干部正是我们时代的先进典型。下到市里后,他一带媒体,二不提供报道,“就是想了解材料上没有的东西”,于是洞悉到许多实情。他和秘书独自上街,寻访到由养鸡场改造来的学生宿舍,那里一间房竟住70多个学生,端



《换届》,张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10月

上爬满了咬人的鸡虱子。他大发雷霆,要求教育部门当即即将学生们搬出去,一分钟不得延迟,使市里不免对他生畏。当他发现特大汛情大概率提前到来,两座水库和一座大坝可能面临崩塌时,立即上报,临危受命,在省省委省政府安排支持下,开始以汛情督察领导组名义部署一切,终于成功挽狂澜于既倒。在最紧要关头,他把升迁也抛到脑后。那时恰遇中组部为换届找他谈话,他竟无暇顾及,连夜赶回临锦处理要务,这几乎是任何干部都不敢做出的事,况且临锦抗灾随时可能在他指挥下失利。小说中这一笔来得最为精彩,也实现了对主人公完整性格的塑造。当然,中组部同志也不会怪罪于他,了解内情后反而对他另眼相看。在主题创作空前活跃的当下,如何成功塑造正面人物形象,是一个重要的艺术实践问题,《换届》在这方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小说中两位女性角色的设置别出心裁。一位是女主人公、民营雨润公司董事长夏雨菲,她是杨鹏的初恋,非常了解临锦水利设施存在的隐患,因而在杨鹏来到后不断向他提供相关信息,提醒他防备重大灾情的降临。在洪水泛滥之际,她立下奇功,特别是发挥专家作用,以生命担保巷道渗水为山体积水,阻止住施工队的逃离,扭转了局势,后光荣负伤。可以说,这个人物是整部作品的另一个支撑点,没有她对杨鹏的督促,杨鹏不可能那样迅速地了解情况,进入角色。作者对夏雨菲的写照,为杨鹏的一番作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对两人感情关系的描写,不仅增加了小说的吸引力,也颇有利于推进故事快节奏迅速发展。另一位女性角色是杨鹏的党校同学、现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任月芬。正是她,从工作需要出发,最早提出要杨鹏提前下去走走,掌握第一手材料,为迎接中央领导的考察做出准备,并且明确要求他不做表面文章,去了解最真实的情况。作者对两位女性人物的设计是有讲究的,她们分别代表了基层民

一部小说的魅力不仅来自主题、情节、人物等显见要素,也来自细部上显示的成色,仿佛一匹绸料摸上去的感受。《换届》在细部上也是有读头的,文本里充满生活气息。书中的细节来自生活,具有逻辑自洽的细密纹理,质地自在,耐人咀嚼。当然,也只有张平这样的作者才能信手写来

众和上层的意志,形成杨鹏强大的背景。不过任月芬并非政策的化身,她也是充分文学化的人物。她和杨鹏的党校同学关系别有一番味道:平时并无来往,过节不忘问候,一旦发生工作交集,有话皆可直言不讳,其实是社会关系中很有意思的一种,读后耐人寻味。

应该特别提到,程靳昆和徐帆是小说中两个新型官场人物的代表,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程靳昆在市长位置上已经干了五年多,本属于“凭本事真正干起来的干部”。他不是坏人,也不是一个坏领导,尚且清廉,不抽烟不喝酒不吃请,从不家里接待客人,大家对他既敬重又畏惧。他的症结是将换届时眼看比自己年轻十多岁的徐帆空降当了市委书记,断了他的前程,此后变得愈发轻率和麻木。徐帆是个“老泥鳅”,自然能明白程靳昆的心思,既然自己已经到位,便尽量迁就程,不与他较劲,保持“团结”。于是,两人都将个人考量置于国家和民众大局之上,对工作采取敷衍塞责态度,文过饰非,对洪水灾害始终抱侥幸心理,赌一个运气,终于酿成大祸。他们虽来自虚构,但作者对他们再熟悉不过,从他们身上犀利揭示出干部队伍中存在的某些不可忽视的负面现象,发人深省。

一部小说的魅力不仅来自主题、情节、人物等显见要素,也来自细部上显示的成色,仿佛一匹绸料摸上去的感受。《换届》在细部上也是有读头的,文本里充满生活气息。如写杨鹏每天必看新闻联播,雷打不动,即使出国访问也绝不放过。徐帆不怒自威,因为他太年轻,上上下下都不知道他下一步会走到哪里。副省长召开全省性会议,凡属不分管的厅局,来一个副职就算很给面子。对于有些性质的报告,首长可以只划一个圈,不做文字批示,便使一切都回旋转余地,等等。这些细节,同样来自生活,具有逻辑自洽的细密纹理,质地自在,耐人咀嚼。当然,也只有张平这样的作者才能信手写来。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原主任)

### 文学名刊 主编谈

“先前我所感受到的属于那个时代的优秀传统,现在传递到我手里了,我也要像老师们对待我一样,去对待那些需要被发现的青年作者”

### 鸭绿江

创刊于1946年

80年代,中国文学的黄金时期,感觉文学就像火车头一般骄傲地带动着时代在奔驰。彼时,正在中文系就读的我沉迷于文学期刊。小小的资料室,每月上架的期刊成了同学们最抢手的精神食粮。在那里,我们结识了至今活跃的期刊,也记住了辽宁作协主办的《鸭绿江》。那三个雄浑强健的宋体大字,醒目耀眼。

我与《鸭绿江》结缘,是在1986年。1985年大连北路扩建,准备伐倒一颗百年老树,引起了附近居民的不满。现代化道路与象征传统的老树,这样的冲突关系很容易激发创作热情的。我把这个故事写成了报告文学。1986年第3期《鸭绿江》登出了我的报告文学《老树》。再不久,我接到了来自沈阳的一个电话,邀请我到沈阳参加颁奖仪式。于是我以获奖作者的身份来到了沈阳。《老树》只是获得了一个荣誉奖。《鸭绿江》邀请我,绝对是想给我一个23岁小伙子一个鼓励。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文学活动。印象最深的是见到了责编刁斗,一个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具有摇滚范儿的小哥。那时我想不到,30多年后的2019年,我会成为这本刊物的主编,挨近了文学史上诸如茅盾周立波这些老主编们的闪亮名字。

在辽宁,如果你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你几乎无法不与《鸭绿江》产生关系。2001年,我重新开始写作,连续发表了几篇小说,引起了一些反响。记得时任《鸭绿江》执行主编的张颖给我写了一封信——不是邮件,是手写的信件,对我刚发表的中篇小说《汉奸》多加鼓励与赞赏,于是,就有了我与《鸭绿江》的续缘。张颖盛情邀请我参加那年夏天的《鸭绿江》本溪关门山笔会。笔会并没有多少文学内容,但是作家们坐在一起谈天说地,确实让人有一种过年回乡的亲切。至少于我,有一种找到组织的幸福感。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参加文学笔会。笔会请来了《小说选刊》的刘玉浦和《小说月报》的刘书琪两位老师。让大编与作家结识,其时杂志因为改制已呈衰微之势,但其骨干作家的眼界与禀赋,依然令人赞赏。

前年,我在编撰《鸭绿江》创刊75周年纪念文集,为此我拜读了杂志前辈的诸多文字,其间的艰辛与执着、颠沛与奉献,让人动容。《鸭绿江》刊发过的许多名篇佳作,都有这些编辑的心血,包括一些获得全国大奖的小说,都有他们的参与。这种参与包括不限于人物塑造、情节设置和细节刻画。正是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也学到了如何做一个优秀编辑。尤其在2019年我出任《鸭绿江》主编之时,我就是用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的。主编得有主编的胸怀与眼界啊,你代表一个刊物,尤其是一个有着77年光荣历史的老刊。从这个意义上说,先前我所感受到的属于那个时代的优秀传统,现在传递到我手里了,我也要像老师们对待我一样,去对待那些需要被发现的青年作者。

我出任主编之时,刊物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人员短缺、资金紧张,媒介迭代和视觉文化冲击等等。这几年,我有意识地调整办刊思路,目光下沉,面向基层,去发现和推出迫切希望得到承认的青年作者。

《鸭绿江》一向有挖掘新人的传统——刊名一度更名为《处女地》便是明证。专栏最能体现刊物品位与编辑策略的,《鸭绿江》就特别重视专栏的策划与设置。这几年,我们先后开设了“新青年 新城市”与“小说家与小说观”“批评家的另一幅面孔”“工匠与人生”“钻石与灰烬”“书页折痕”等栏目,用栏目宣示办刊方向,提升稿件质量,推出新人新作。几年来,我们以专辑、小辑、对谈等多种形式,重点推出了本省作家牛健哲、谈波、黑铁、梁黛、付久江、陈萨日娜等人的作品。有的作者一年发稿三篇,且均是头条。现在,他们大多成了辽宁作家协会的签约作家。在今年9月揭晓的第十一届辽宁文学奖评选中,仅中短篇小说,《鸭绿江》刊发的作品获奖处占到了近三分之一。

2020年夏天,责编安勇推荐了一篇小说,作者是朝阳地区一个基层教师,作品写得好,发表没问题。我对好作品的审稿要求是,争取更好,争取转载。于是我、安勇跟作者几次电话交谈,把作品的核心意象做了调整,题目最后定为《哈布特格与公牛角》。当时,评论家陈培浩和小说家王威廉正给《鸭绿江》主持一个“新城市 新青年”的栏目,主推青年作家的城市写作。我把这篇小说放在这个栏目里,配上陈培浩、王威廉和梁黛的三人对谈,又约请了评论家曹霞撰写了《天真汉与好故事》的评论文章。小说发表后,11月即被《中华文学选刊》转载,后来还获得了首届梁晓声青年文学奖。2021年12月,《鸭绿江》文学奖项,评委也把最佳小说奖授予了该作品。有时候,作品的命运就是作家的命运,我相信这篇作品一定会成为梁黛创作上的一个崭新的起点。

鸭绿江是一条河,浩荡过,咆哮过,也徘徊过甚至干涸过。在这里工作的人们,无不感念他,怀念他。近几年,我们一直致力于挖掘与梳理刊物历史,为此我们推出了“《鸭绿江》与中国文学经典”“回眸与重温”“重现的镜子”等栏目。这些栏目从策划、组稿到编辑,都不是青年编辑能够胜任的。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这几年我们一直邀请退休的老编辑来为刊物主持栏目。在此我非常想念叨一下他们的名字:宁珍志、刁斗、林雪、柳法、刘嘉陵诸君,他们都在刊物遭遇困境的时候慷慨地出手相助。他们的这份奉献与付出,源自77年前《鸭绿江》创刊之初的那份热爱与执着,如今,这份热爱与执着又传递到我们身上,如同浩荡的江水一般从未停息,也不想停息。

(作者系《鸭绿江》执行主编)

## 专栏最能体现刊物品位和编辑策略

□陈昌平



■短评

### 白小云诗集《白日梦》:

## 云深方知梦归处

□施展

“70后”诗人白小云的诗选集《白日梦》,收录了作者近年创作的120余首诗。诗集中,白小云以画意与诗情互渗的艺术笔调,丈量生活的感受,分享情感的秘密,激活生命的对话。本书四章诗辑标题——《旁观》《阵痛》《造物》《诞生》——不单标示出她在主客观联系中抒写心绪、体察人间的执念,更召唤出一系列遥相呼应的主题:自我和世界、苦痛与创造、涅槃与新生。一系列题名,既取决于世界暗自运行的规律,还蕴含着情感生发变奏的律动。

这一座诗歌宫殿里,“画”常常如影随形。白小云一贯手持画笔,肆意描摹、勾勒或涂抹在记忆画布上,使往昔时光再现于诗行之间。有我与无我之间,诗人以画中心象写就的物象诗,最为引人入胜。她描绘爱情的消长:“她邀请你的手握住了空气/而你的目光望向远方”(《失踪者》);勾勒精神的肖像:“你在创造大地时把自己过渡/忧伤淡蓝、深蓝、乌灰后归于空白/前一个你被埋进天空/后一个你在星光里闪烁”(《交融》);裁剪时代的侧影:“当我逐渐丢弃后,你们占领了画布/理想主义的斑驳消

失在现实主义的叙述中”(《丢弃》);铭刻情绪的轨迹:“忧伤无处不在,大雾越来越灰/她看地时,熟悉的厌恶模糊了边界/而他与自己的搏斗还没有成功”(《威胁》)。

在此之上,白小云进一步将情感体验作为诗歌基本,以“画”作为一种生命意义的修辞,透过尖锐的双重凝视,达成了女性对世界的独特观照。在诗中,她以敏感、多情和疼痛,传递无以言传的复杂经验,为诗意凝聚的一刻,注入了即兴发挥的创造力。与其说诗人讲述的是一幅画的前世今生,毋宁说她要把手持的画笔反过来,使之成为写真传神的媒介,沟通画内画外的自我、人生与世界。

白小云长于运用内心独白的方式描摹心象与物象的距离,聚焦于人与艺术的互动时刻,捕捉人性所绽放的诗意光芒。透过诗与画的距离,她以艺术之心包容天地,欣喜着晓畅的和风,歌颂着轻柔的细雨。因此,白小云的诗歌既流露出忘我的言说姿态,同时经由各种可能性的堆叠,衍生出繁复意义。“花落如雨,轻轻若晃晃一梦/万面一相,弃恶念大疾、求生死静好/割

间你我皆在,万千时光涌入/深山小寺人海一僧”(《失踪者》)。与之相似的诗句,往往如排山倒海呼啸而来,却总能带人到生命沉思默想的境界里去,引人思索光阴的轨迹、情绪的渊源或命运的渊藪。

对于白小云处理的世界景观和灵魂图景,诗歌似乎已不再完全属于语词间的联结或语词与事物的关系,而是一种以语词呈现的人与事物的深度互动。可以说,她的诗歌塑造出一种观照自我、体察时空的独特视角,从公开展览的画作到秘不示人的作画,再到诗歌本身存乎于私人与公众之间的复杂张力,她往往以人心一隅的精妙摹写,调动并激活起不同诗歌中内蕴的文本性。

“梦”构成了白小云诗歌的关键词,这是她融通各种诗歌意境的真正起点及最终落点。在她看来,有关于抒情的畅想,从来不止此时当下的灵光一现,还面向永恒不变的宇宙时空。诗歌尽处,更有想象的画卷绵延开来,它借助梦境的无限时空,持续演绎和述说着未完成的故事。譬如“灰色的大丽花踮足盛开/天使和魔鬼并

